



真正的人《賽德克·巴萊》

2009-05-17 記者 黃湘茹 文



在《海角七號》五億多的驚人票房下，打開了導演魏德聖的知名度，也將導演一直以來想拍攝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夢想慢慢推向實現的終點。這原本默默無聞的故事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歷時將近五年後，終於預定在今年年底開拍。



如果有人逼你去忘記你不該忘的東西，你應該反抗，你應該戰鬥，你不該讓自己變成被養食的野獸，因為在沒有信仰和自由的肉體，靈魂會因困乏而死去。 圖：圖片來源

「這是我們的山唷！

這是我們的溪唷！

我們是真正的賽德克·巴萊唷……」

根據《海角七號》導演魏德聖原著劇本改編而成的小說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在嚴云農的文筆轉換下，景色及人物神韻描繪鉅細靡遺，在閱讀的過程中，彷彿故事一幕幕自動在腦海中成影。作者嚴云農的描繪，讓環抱原住民的山林雖幻化成文字，卻也讓人能從一個個接連的文字，感受到山林具體的美。在書中開頭即有一段文字敘述著：「由秋天管轄的微風，是一雙時而溫柔、時而粗暴的手。它輕輕拂過那片原本沉默的松林，讓它們的身子微微顫抖，抖落了零星的松針，抖落了空氣的微塵……」而嚴云農這樣的文字，卻也在敘述殘暴的歷史戰爭中，更顯得殘酷、血腥。

透過歷史事件 更顯民族意識重要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故事主要在陳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「霧社事件」。當年日本統治台灣後，覬覦山林中豐富珍貴的資源，在一次次的武力鎮壓下，終於侵入原住民賽德克族的部落中。雖已統治整個山區，也將日本的文化引入，設置教育所、醫療所、郵局等文明設施，希望同化所有原住民。另外，更禁止賽德克族長年的GAYA（祖靈）信仰，要他們徹底忘記自己原有的文化，進而對日本產生認同感。但雖說是同化政策，實際上日本官方對於原住民卻早已存有偏見，認為原住民是未開化的一群，並直呼他們「生蕃」甚至「野蠻人」，對待族人的態度也常夾帶著鄙夷和暴行。而這些行為為長年下來，卻只讓賽德克族人更加團結，力量更加強大，對日本的反抗行動更有著堅定無比的決心。

本書以著名歷史事件為背景，卻不僅僅只描述一個事件，也敘述了許多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精神和意義。對賽德克族來說，GAYA是他們生存的真理，而紋面是一種榮耀，也是死後的身分識別。賽德克族的男子必須展現自我的狩獵技巧，當成功出草獵回人頭，才具備在下巴紋上顯紋的資格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；而賽德克族女子則必須精通編織的技巧，當受到部落長老的認同後，才能在兩頰刺上頰紋。當擁有出生即刺上代表「生命」的額紋，以及代表「成年」的頤紋或頰紋後，即成為賽德克·巴萊—「真正的人」，將來死去後，才能通過彩虹橋光榮地會見祖靈。而故事即從莫那魯道十五歲的紋面儀式揭開序幕，讓人從開頭即了解年紀輕輕的莫那，生來體內即流著勇士的血液，目光極具威嚴，令人尊敬卻也令人恐懼。

日後的抗日行動，最終雖宣告失敗，但其過程卻展現出賽德克族的堅毅，而這精神不僅止於步入戰場從容就義的勇士們，賽德克族的婦女、小孩個個都有著犧牲奉獻的節操，婦女為了減少糧食的消耗，集體出走在林中上吊自殺；孩童不願苟活，也寧可戰死沙場，書中莫那也曾說：「我們賽德克人的驕傲是建立在堅固的靈魂上面，只要我們的靈魂像深山裡的神木一樣屹立不搖，即使是死亡，也只會像春天的微風一樣，讓我們舒暢！」人在擁有堅定的信仰下，面對任何事物都能產生無比的勇氣。賽德克人心中對GAYA的信仰，使他們毫不屈服於日本強勢的武力下，他們所維護的尊嚴，日後也為世人所動容。

魏德聖所拍攝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五分鐘試映片。 來源：影片來源

面對生死 力求一線生機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一書除了在敘述莫那魯道的英雄事蹟外，對於「生存」也有著深刻探討。面對生存所做出的抉擇，每個人並不是一致相同的。莫那的女兒馬紅親身面對「糜爛性炸彈」所帶來的恐懼後，一旦出現生機，即便相當微弱也握緊不放，她想拯救族人，只是選擇相反於父親和兄長達達歐的道路—投降，心中卻一直帶著愧疚，書中說到：「活下來的人不見得比死去的人來得輕鬆.....那些害怕死亡的人儘管躲避了死亡過程中的折磨，卻得在他心臟跳動的每一秒裡，接受生存這件事的凌遲，尤其是心中帶著愧疚的人，要活下去其實也要有很大的勇氣。」達達歐對於馬紅的選擇並不怨恨，因為她的選擇並沒有錯。

另外，達基斯面臨生存，也有著長時間的掙扎。他從小即接受日本教育，被取名為花岡一郎，成績相當優異，原先想當老師，卻在日本的分配下進入警局，雖然成績亮眼，位階卻始終在最底層，當一個身穿日本軍服的原住民，在日本人眼中依舊是蕃仔，在族人面前卻也得不到認同，在這兩個族群之間，達基斯始終無法往任何一邊前進。之後雖選擇幫助莫那魯道，也得到賽德克族的接納，但最終卻還是選擇身穿日本和服自殺，書中描述：「對於被自己捨棄的那一部分，人難免會產生虧欠感。一旦決定做出，那種不能再擁有某些事物的失落會瞬間加重自己對於『失去』的眷戀.....」達基斯以日本皇民型態生活三十多年，要捨棄任何一方都相當為難。

這些對於生存的掙扎、抉擇，在《賽德克·巴萊》書中描述詳盡，除了莫那魯道等賽德克人的憤怒、壓抑、到爆發，對於日本方面決策的轉變也以時空交錯的方式表達出來。《賽德克·巴萊》所撰寫的歷史故事早已撼動人心，而如何將這英雄傳奇以影像重現在觀眾眼前，如今已是許多《海角七號》的愛好者對於導演魏德聖的期待了。

官方網站：賽德克·巴萊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